



京剧《月照塞北》的音乐特色

刘学清

京剧《月照塞北》的故事描写清代一品大员唐天宇与妻王竹青被发配到东北边疆。途中夫亡位卑的王竹青，为完成丈夫“安边策”的遗愿，冒险联络耶德根部落归顺镇边将军，共同抵御沙俄罗刹侵我疆土的阴谋。王竹青这位南方女子心系国家社稷并为此牺牲自己，塑造了中华儿女的豪情、柔情、深情与爱情的感人故事。

为了能完美地彰显京剧艺术中音、舞、诗所具有的特殊情感表达魅力，京剧《月照塞北》中音乐突显了特色乐器性格、性别的情感色彩、自然属性与历史文化定位相符的符号特色相结合的特点。

该剧从始至终贯穿的乐器是吹鸣乐器竹笛，弦鸣乐器古琴与（金属）体鸣乐器碰钟。以上三种乐器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瑰宝。古琴虽说是乐器的一种，可自古就是文人雅士身份地位的标识。如果从剧情延展脉络而言，该剧具有一定的悲壮性，似乎应采用乐器“箫”的音色，意境可更绵长，久远及深邃。但作曲家舍弃与此相符的味道，取古琴那鲜明、刚劲的性格和外柔内刚的女子王竹青相符的特点，使人物刻画更有独特的精神和审美内涵。

全剧开始时笛子的独奏旋律由B商调式经过主音复述后辗转萦绕进入低迴平缓之中，通过起伏行进后结束到#F调式中的中国文化特质语言逻辑的启、承、转、合思维习惯之列。笛子的独奏更多的作用是引领剧情的情感递进。在冥冥之中预感与设

想出在那亘古凄荒的岁月，苍凉悠远的年代，天地相间，日月轮回。而古琴的音乐作为背景素材成为不可多得的神来之笔。

音乐和戏剧关系是能量释放的标准，如京剧《月照塞北》第四场王竹青由耶宅返回将军府时，恰逢过年，中国人过年是一种喜庆的符号，作曲家使用笛子、唢呐与乐队同奏东北秧歌调。节奏的欢快、曲调的亢奋，再现了载歌载舞、欢声笑语的阳光与明媚。从剧情发展的阐释而言是从耶宅说服成功的喜悦，更是一种心理减压的释放。

作曲家是最好的情感调色师。例如，同是第四场在紧接的情景中为王竹青设计了唱腔《岭上还有千堆雪》（二簧腔原板D大调《变征为言》）。该唱腔将细雨如烟的江南丝竹韵味的小桥流水、绿柳紫烟的江南丝竹韵味及该段唱腔尾声处京味昆曲的委婉，低吟的音级间旋律徘徊走向，将王竹青感到孤单单、声声悲啼的相思与乡愁，跃然心头。这段唱段是王竹青内心坦露情感的心声。哲人讲“一片景色就是一种境界”。是江南水乡的俊秀塑造了一位内心强大、表面软弱的贞德女子。

《月照塞北》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东北，在黑龙江这古老广袤的黑土地上，曾有原始的宗教——萨满教（译为巫师的意思）。因萨满是身兼神职、学者、艺术和医生的角色，也是人与神沟通的使者，那么萨满鼓是最具代表性的神器之一。《月



照塞北》有手持萨满鼓的萨满舞出现，在音乐表现手段上作曲家在第一场额娘讲述当年与沙俄罗刹作战时“一场厮杀过后，尸横遍野……”，萨满鼓敲击的声音与额娘陈述的情景若隐若现，相伴相随。作曲家在京剧《月照塞北》的音乐创作上技法娴熟，具有深厚的戏曲音乐创作能力。如第六场，唱段《我眩晕》中的四四拍、四三、四二及四一拍的踩板连接自然呵成，节拍转换无缝，旋律线条清晰流畅，轻重缓急张弛有度，乐句气口收放自如，韵律文词配合有致。虽然不是唱腔设计创新之作，但却是遵循国人注重声音美感腔体韵味实足的作曲家。

在京剧《月照塞北》的音乐创作中使用了Midi“戏曲音乐伴奏新模式”模拟西洋管弦乐队的数字音乐，效果较好，起到了烘托剧情的发展，强化人物性格的刻画上的作用。人是有主观能动性、有思想、有情感，会随感而动的。而Midi是固定的、模拟的，它不能进行情感交流，在自然形成思想情感交流时，具有一定的障碍。而且有个别声部的音色不够准确，非听众所熟悉的听觉记忆或听觉面貌。

当《月照塞北》剧情到尾声时，笛子、古筝、碰钟再次响起时，人们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传递的信息，因为这音乐的信息可听、可亲、可信、可敬。



京剧《月照塞北》演出单位：黑龙江省京剧院

剧情简介

清代发配东北的流人唐天字之妻王竹青，随夫流放苦寒之地。夫死后位卑的王竹青矢志不移，依然心系社稷安危。自愿践行丈夫未竟遗愿“安边策”，入王府给仇人医顽症，自饮毒酒，以身示诚，化干戈为玉帛。换取耶德根部落和镇边将军巴尔图重归于好并同仇敌忾，共同抵御觊觎大清辽阔疆域的沙俄罗刹。为使边陲永固，她舍生取义，名扬千古。